

已索

72



話 居

帥旗飄飄

賈克鄧健作

山西人民出版社

PDG

帥 旗 飄 飄

場 次:

序 幕——三十年前，磨子山巔。

第一場——一九五八年夏天。仇猶天子古廟，鉄业社。

第二場——当天，水庫工地。

第三場——几天以后，鋼鉄厂宿舍，农家院落。

第四場——当天中午，磨子山巔。

第五場——当天下午，岭南乡，紅星农业社門口广场上。

第六場——几天以后，鋼鉄厂。

第七場——三天以后，岭南乡。

第八場——初秋，鋼鉄厂。

时 間：一九五八年，夏天。

地 点：中国西北部山区。

人 物：

章書記——四十多岁，农民出身的县委书记。

老支书——六十多岁，紅星农业社支部書記。

宋长林——四十多岁，岭南乡的乡长。

柳丁香——三十多岁，紅星农业社的社长。

大 山——十九岁，老支书之子，中学畢業生。

爱 蓮——十八岁，农村姑娘，高小畢業生。

林海泉——四十多岁，鉄业社轉为鋼鉄厂的厂长。

楊工程師——五十來歲，新聘的采礦工程師。

活老君——七十多歲，老礦工出身的土專家。

吉慶大爺——六十多歲，老農民。

三 懷——十五歲，吉慶大爺的孫子。

丘 成——二十多歲，復員軍人。

銀花奶奶——七十多歲，老五保戶。

狗子老漢——五十多歲，富裕中農。

狗子老婆——四十多歲，家庭婦女。

程天煥——四十多歲，新聘請的老師傅。

老李頭——五十多歲，燒爛鐵爐的師傅。

小勘探隊員

小通訊員

男女工人

大 亮——司號員

男女農民——老头，婦女，大娘，小孩，小伙子，羊倌……

序 幕

峻峭的高山，危崖絕壁，蜿蜒的小道，荒草丛生。渺渺茫茫的天空，烏云密布，天寒地冻的高原，大雪纷飞。北风呼号，荒蕪凄凉……这就是三十年前磨子山嶺的情景。

稍傾，傳来了一个蒼老而鏗鏘的声音朗誦。

朗 誦：我国山西东部有一个偏僻的小县，就是我的家乡——晋县。那真是个好地方啊！滿山是金銀財宝，遍野是丰富矿源，有黄金般的矿石，烏玉般的煤炭，亮光光的水晶，毛茸茸的石棉……可惜这些奇珍异宝，静静地躺在地下长眠千百万年。解放前我們的祖先，活在这福水宝山上，却过着牛馬的日子，生活是那样惨……有一年的冬天——

在一道惨白灯光照亮下，出现了下面的情景：一个廿多岁的青年，衣服襤褸，面黃肌瘦，身背一个篋筐，拖着沉重的步子，在风雪中掙扎走上。

朗 誦：这个青年人，在这么大的风雪里，他要上哪儿去呢？

青年人和风雪斗争着，由于飢餓寒冷，昏倒在山上……雪渐渐地盖在他身上。

朗 誦：可怜啊！这个年青人。早年間，多少晋县人，因为飢寒交迫，投奔外乡，四处飘零；多少人到平定、阳泉下井掏煤，把白骨埋在矿坑……这个年青人也要走他父亲的老道，上阳泉去下窖。可是他父亲已經死在坑下了……他又餓倒在这荒山上，現在有誰知道他这悲慘的遭遇呢？

一个卅多岁的中年农民，身背搭裤，迎着风雪走上，大雪中他发现倒在地上的青年人，忙跑过去扶起来。年青人渐渐苏醒过来了，喘了一口气。

朗 誦：这真是好心肠的人哪，真是天下穷人爱穷人哪……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因为被地主逼出门来，走投无路，自己肚里还没有吃的，用什么办法能救活这可怜的年青人呢？

风雪越下越大了，中年农民想把年青人扶到山顶的避风处，由于他肚子里也是空空的，感到一阵昏厥，摇晃着倒在地上；年青人用力支持着身子去扶他，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两个都倒在雪地上。

朗 誦：这就更难了，两个人都饿在荒山野坡上，怎么办呢？

半晌，一个馱炭的孩子，迎着风雪走过这里。他看到雪地里躺倒两个人，把毛腿捻到树上，跑过去摸摸这个人的心口，又摸摸那个人的心口，把他俩全扶起来靠在一处。风渐渐的弱了……小孩从四处捡点柴禾，把火升起来，给他们取暖。

朗 誦：可真难为这个馱炭的小孩子了，人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孩子长大了一定有出息。

火燃烧起来……俩人苏醒……小孩子把身上仅有的两块干粮分给两人，两人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小孩从地上捧着吃了几口雪……雪也停止了。

熊熊的篝火，照得山壁通红。小孩突然在石壁上，发现一石碑。小孩招呼，两个人凑过去看……

朗 誦：（兴奋地）碑！一统碑！他们在荒山峭壁上发现一统碑！碑文上写些什么呢？

熊熊的篝火照亮了碑文。

朗 誦：哦！（念）东一片，西一片，目耳经过露半片，有人打开这片宝，好活九州十八县……

三人惊喜。

朝 誦：好啊！这是我們晋县祖先人民的向往，是我們祖先人民的愿望！我們祖先早就知道晋县遍山是宝。……是啊！东一片，西一片，到处是宝啊！……不是在地下，就是在地面上，已經露出半片来了！……唉！向往是向往，愿望是愿望，就拿他們三个人来看，高兴了一陣子，有什么办法呢？（高声地）哪一年才能实现我們晋县祖先的理想，什么人领导，才能打开这座宝山？

突然一声巨响， 滿天出現了紅光。

——幕徐落

第一場

一九五八年，夏初。

仇犹天子古庙。

一带碧綠的山坡，长滿蒼勁老松，在古代战場的遺迹上，一座仇犹天子古庙，被风雨剝蝕的只剩下殘垣断壁。殿前有一棵古老的大桑树，从桑树中又长出一棵参天老松，濃密的树蔭遮滿了大地。

远处是崇山峻岭，山巒重迭。庙側是一条蜿蜒秀丽的河川，橫跨着一座多孔的石拱桥，显示了山河的壮丽。

古庙已經被一个手工业的鉄业社改变成为鉄业作坊了。殿旁边搭着席棚，里边是一座鉄匠炉。另外一側是一排燒燭鉄的土方炉，旁边堆着些坩堝以及燒好的閤鉄等。

殿前有石桌，石凳，席棚的柱子上挂一块“晋县手工业联合总社新中国鉄业社”的牌子，这里設备一切都很簡陋。

幕启：夏初天气，上午时候，太阳照在仇犹天子古庙的山墙上。打鉄的叮当声，不时从席棚里傳出来；燒鉄炉里燃燒着袅袅青烟……

一个复員軍人模樣的小伙，叫丘成，穿一套旧軍服，胸前挂着抗美援朝紀念章，手里拿着几張紙条上場，他兴奋地把写着“晋县第二鋼鉄厂筹备处”的紙条貼在大殿門框上，另外在山墙上又貼了几張“欢迎工程师”“欢迎技术人員”的标語。

丘 成：（一边貼标語，一边嘴里唱着歌）……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領導，說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

丘成正在貼标語时，五十多岁燒鉄炉的工人老李头，吸着旱烟袋走上老李头：（端詳半天）丘成，又搞什么运动？貼标語干什么？不是刚整风鳴放完了嗎？

丘 成：（故意地）哦，老李头，你不看上边写的什么？

老李头：这后生，你不知道你李大爷没戴眼镜。

丘 成：（笑）李大爷，你就说是文盲，睁眼瞎得了。什么没戴眼镜，我不跟你說，自家認吧！誰让你不参加扫盲班学文化。（脱着扭头就走）……

老李头：（拦住）嗨！別走，明天我一定参加……你說这标语，是叫第二次整风鳴放还是工資改革？

丘 成：（又好气，又好笑）都不是。

老李头：哦，是总路綫，多、快、好、省……

丘 成：（大声地）是欢迎技术人員。

老李头：（不感兴趣地）哦，關了半天是这么回事。

丘 成：老李头，鉄业社要扩大了，从太原請回来技术人員。……你没看咱們林厂长到汽车站接去了么？

老李头：哼，技术人員，还不是在太原調皮搗旦，人家工厂开除不要的，跑到咱这来了。好人誰上穷山沟来呀？

丘 成：听说还有一个工程师呢，那可是有学問的。我从部队复員时候，首长一个劲囑咐叫回来参加工农业建設，好好学技术；再說县委让你咱們鉄业社改成鋼鉄厂，炼鋼炼鉄，这任务可不简单呵！

老李头：得了吧，改鋼鉄厂，炼鋼炼鉄，你还想上天摘月亮呢！

丘 成：怎么不能？

老李头：大年下拜节，說說算了，就凭咱这小小手工业鉄业社，一盘鉄匠炉，几座爛鉄罐，凑和烧点爛鉄算了。大鋼鉄厂，好家伙，人家說咱全社家底还不值五分錢呢。

丘 成：大跃进嘛，我看县委說行，就一定行！白手起家嘛……

老李头：嗨，白天做大梦！

丘 成：你这老汉，没有一点大跃进的劲头，整风也没把你

的暮气反掉！……（說着起身就走）

老李头：哎，哪去？

丘成：我去找张紙，写张大字报給你老汉貼在炕头上。

老李头：写什么？

丘成：我写……“老李头，真差劲，没有一点大跃进！
县委說办鋼鐵厂，他說县委做大梦。”

老李头：（笑了）你这后生……还要开大会斗我一頓呢！……

（哄他）丘成，来！吸根洋旱烟！哈！哈！我是跟你說着玩呢。

丘成：不！不吸烟。我問你，县委决定办鋼鐵厂，你說行不行？（逼他）說呀！

老李头：行，行。

丘成：现在怎么又行了？

老李头：你要給我貼大字报么！

丘成：說真的，到底行不行？

老李头：要說真的么，（沉吟）我說……也許行，也許不行。……

丘成：哈哈，說了半天，你老汉还是信心不高，暮气沒反掉，啊！好，大字报我是給你貼定了！……（說着跑下）

老李头：丘成！丘成！……

老李头追了几步，看丘成已經跑远了，站住搖搖頭。

这时从庙外走进两个人来，一个四十多岁，帶有农民气質的干部，是县委章書記；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农民，是岭南乡紅星农业社的支部書記，人家都管他叫老支書。

章書記：李老头，喊丘成干什么？

老李头：（扭头）哦！是章書記，还有老支書。我喊丘成……

嗨，这孩子毛毛草草地，县委要办鋼鐵厂，我說：“能办成”，他听成“办不成”，这……还要給我貼大字报。

老支書：（笑）哈！哈！听錯了沒关系，只要沒說錯就

行。

老李头：呵……

章書記：老李头，你說咱們鋼鐵廠一定能辦起來么？

老李头：能行，只要縣委真打算辦，那還有辦不起來的……

章書記：你看，這不是縣委真辦來了么！（扭頭對老支書）老支書，剛才我跟你說的，縣委決定：發動群眾大鬧鋼鐵，全县要鬧它日產一萬噸生鐵，五千噸鋼！在鐵業社搞塊試驗田，就在这基礎上辦一個大鋼鐵廠，來個土洋并舉，日產三千噸生鐵，一千噸鋼！……

老李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麼？要我們鐵業社日產三千噸生鐵？一千噸鋼？（目瞪口呆）這……這……章書記，你把數目字說錯了吧？

章書記：沒有說錯！

老李头：多少？

章書記：（着重地）三千噸生鐵，一千噸鋼！

老李头：（舌頭吐了半天）我的媽呀！縣委算過細賬沒有？一噸是兩千斤，三千噸，二三六萬，好傢伙，一天六萬斤，就凭咱這爛鐵罐？

章書記：對！凭咱們的爛鐵罐，也凭就要修建起的洋土高爐。

老李头：還凭什麼？

章書記：還凭咱們黨的這杆帥字旗，凭全县十八萬人民！

老李头：什麼時候開始？

章書記：說干就干，馬上開始。老支書，我找你就是讓你們紅星農業社，派幾個好小伙子出去學習建高爐，縣委要十天之內流出第一爐鐵水，好在全縣遍地開花！

老支書：（被鼓舞地）好！我回去跟社長商議一下！

章書記：（又叮囑一句）一定要派好樣的棒小伙子！

老支書：錯不了！

章書記：那就回去馬上派，叫他們趕快來！（豪邁地）全县日
产一万吨生鉄，五千吨鋼！县委已經吹出去了！吹出去
就逼我們非干不可，一定要兌現！

老支書：（兴奋地）吹吧！這一吹把我老头子也吹年青了。

只要党出題目敢想；咱們就敢干！好婆，章書記，我走
了！

章書記：一定要派好小伙子來！

老支書答應着，兴冲冲地迈开豪放的大步子走去。

章書記扭頭看見老李头蹲在那里吸烟，发悶……

章書記：怎么样？老李头，低头打开悶雷了，还是信心不高？

老李头：高！

章書記：办鋼鉄厂，要靠你們这些老师傅啊！

老李头：我只会烧爛鉄罐，連鋼鉄厂什么样還沒見過呢！

章書記：烧爛鉄罐也需要，这是我們祖先留下的传家宝，技
术再改进一下，一样出鋼鉄，洋的土的一齐来。走，咱
們去研究爛鉄罐如何多出鉄，怎么样？

老李头：爛鉄罐再研究，一天也沒法出六百万斤生鉄……再
加上洋的，我看也……

章書記：照你这么說，咱們日产三千吨……

老李头：沒門！

章書記：不！有門。

老李头：門在哪？

章書記：走！咱們壯大伙鳴放一下，辯論辯論，看門在
哪！

老李头：（无奈地）走吧！又要鳴放，辯論了……

章書記微笑地看着老李头，一塊走到大殿后边去。

一阵阵叮当的打铁声不时传来……

半晌，铁业社的主任，未来的钢铁厂厂长林海泉扛着一只皮箱，提着网篮走上。后边跟着两个人，一个五十多岁，穿戴象个工程师模样的人，手里拄着一根手杖，另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师傅程天焕，都带着很简便的行李和手提着之类的东西，气喘喘喘，满头大汗走上。

程天焕：（不住地擦汗，带有不满意的语调）林厂长，你们这儿的山好大呀！

林海泉：不！程师傅，这只是个小坡，你们看（指远处）大山还在里边哪！

程天焕和工程师抬头看远处大山，不禁惊叹，摇头。

林海泉：（把东西放下，对工程师）杨工程师，累了么？歇会吧！

工程师：（勉强地）不累！林厂长！不歇了，钢铁厂还有多远？咱们还是赶路吧！

林海泉：不，已经到了。

工程师：（愕然）什么？

程天焕：（怔住）到了？

两人出乎意外地怔住，困惑地看这残垣断壁，四处寻找，凉了半截……

程天焕：（故意地）这就是那日产三千吨的大钢铁厂？

工程师：（遗憾地）真没想到……是一座破庙。（抬头看大殿上的

匾额）仇、犹、天、子……古刹……（又看到门框上新贴的纸条，哑

哑地）晋县第一钢铁厂筹备处……

程天焕：钢铁厂在哪？

林海泉：在这儿。

程天焕：厂房呢？

林海泉：在这儿。

程天焕：高炉呢？

林海泉：在这儿。

程天焕：动力呢？

林海泉：在这儿。

程天焕：輔助車間呢？

林海泉：在这儿。

程天焕：我在哪工作？

林海泉：也在这儿！

程天焕憋着一肚子气，林海泉微笑，工程师在擦眼鏡。……

程天焕：那么飯厅呢？

工程师：（不耐煩地）你就別問了，这儿只不过有一張鋼鐵厂的藍图……

林海泉：我們連藍图也沒有！就等着你們來給画呢！

工程师：那么你們有什么？

林海泉：决心！

工程师：好！

程天焕：（沒好气地）我的宿舍在哪？

林海泉：（指远處一排窑洞）在那儿，借住民房。

程天焕：（看了看）我有关节炎，不能住潮湿地方。

林海泉：程师傅，你不知道我們晋县的窑洞，真是宝地方，冬暖夏凉。

程天焕：我不能在这沒有厂房、沒有車間的地方工作！

林海泉：也是因为有关节炎么？

程天焕：（語塞）不！

林海泉：那是因为什么？

程天焕：什么也不因为，我程天焕在太原干了大小多少工厂，也沒見過这样地方，真是荒唐……

林海泉：那么您呢？工程师？

工程师：我是采矿工程师，我的工作在山，現在我关心的是矿石。

这时，丘成跑来，看到工程师等人来了，兴奋地又扭头跑回大殿后边大喊。

丘成：（喊）哎，快来欢迎啊！工程师来了！

接着跑上一群工人，热烈地鼓掌，欢迎……

工程师频频向工人们点头，程天焕闷闷地坐在殿前石桌上，无动于衷……

工人们，开始看着程天焕，交头接耳……

林海泉：（看到这种情形，对程天焕）程师傅，看来你对我们这儿是不感兴趣呀，你所說的厂房、高炉、动力，車間、飯厅、宿舍，咱们慢慢都会有，我们既然要在晋县建設社会主义，哪能没这些呢？（对大伙）同志们你们說对不对？

众人：对！对！（接着又是一片議論声）

林海泉：县委規定，要我們办工厂利用古庙，借用民房。現在我們这还是一张白紙，毛主席說：在白紙上不是可以画最美最新的图画么？你看！（豪迈地处处指点着）不久我們就会在这办起大鋼鐵厂！那里是一排土高炉群，那里是五十吨到一百吨的洋高炉群；那边是煉鋼的平炉，轉炉群；那边是动力房，那边是輔助車間；我們还有五个煉焦厂，十座煤窑，十五个采矿所；还要自己修小鐵路；那后边就是一排排大宿舍，还有医院，托儿所，大食堂，戏院，电影院，百貨大楼……

众人正听林海泉講的津津有味，被未来的远景吸引着……

突然从人群中挤出一个五十多岁的富裕中农叫狗子老汉，手里拿着一把鉄銚，生气地嘴里嚷着站在群众当中。

狗子老汉：（泼冷水地）我說林海泉，你就別吹了。

林海泉：（怔住）什么？狗子老汉，是你？

狗子老汉：是我，我专门找你来了。好哇，可出了怪事啦，

天底下沒听說過的大怪事……

林海泉：怎么啦？什么怪事？

狗子老汉：什么怪事？我从你們鉄业社买的鉄銚，叫耗子給咬了。

众人一听，大笑……

林海泉：（怔住）什么？

程天煥：（忍不住地笑了）老鼠咬鉄銚？这可是个新鮮事！

林海泉：到底是怎么回事？

狗子老汉：（举起帶窟窿的鉄銚）叫你們大伙都瞧瞧，这就是新中国鉄业社的技术……（对林）林海泉，你这是支援农业大跃进呢？还是哄弄人哪？打出的鉄銚有个大窟窿，拿浆糊給堵上，刷点黑色就冒充好貨卖出去了，拿到家里沒放几天，就叫耗子給咬了！我今天修水庫去才发现！

林海泉：（抱歉地）哦！这是以前打下的废品，我們沒有检查，真是对不起。来，給你換一个。……（找丘成）丘成，去，給換个好的。

丘成：（小声地）仓库里剩下的都是废品了呀！

林海泉：（掩飾地）去吧！挑个好的。

狗子老汉：好啊，都是废品了。哼，你們这鉄业社技术算叫第一，我买的鉄銚叫耗子咬了，别人在你們这买的鉄水壶，九斤鉄壶只装一斤水，还帶漏水跑气；买的鉄洗脸盆嘛，象个鉄蛋，你們把烧出来的爛鉄頂上去算了……何必費事呢！……

程天煥：（再也忍不住了）哼！哼！是呀，就凭你們这小小鉄业社，这点設備，这样技术，还要办大鋼鉄厂，日产三千吨？

狗子老汉：（添油加醋地）什么？办大鋼鉄厂，日产多少？三

千吨？我說林海泉，是真的么？

林海泉：（忍住）真的！

狗子老汉：哦！哼！吹牛皮不上税，站着說話不腰疼！……

林海泉：（严峻地）狗子！你是笑話我們办不起来嗎？

狗子老汉：办是办起来，小心社耗子把鋼鉄厂給咬了。

林海泉：住咀，狗子，这不是吹牛，也不是說大話，告訴你
說：就是叫耗子咬鉄銚的小鉄业社，十天之內就要流出
第一炉鉄水来！

程天煥：（突然站起来，坚决地）林厂长，你流鉄水吧，我要回
太原去！（說着拿着行李要走）

工程师：什么？你剛来就要走？（拦住）

程天煥：工程师同志，你在这吧！这地方我干不了！办鋼鉄
厂？十天之內就要流鉄水？我不会說空話。

林海泉：（憤然地）你說我們共产党建設社会主义是說空話？

程天煥：我沒这么說。我是工人阶级，在哪也凭技术干活，
可在这地方我呆不下去，你們怎么請我来的，还是怎么
再送我回去。……

这时，在人群中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好嘛”！众人看时，章書記从
人群中走上来了，后边跟着老李头。

章書記：我們欢迎到这来工作的好同志！（严峻地）也不勉强
留那些非要走不可的人！（对程）先生……

程天煥：叫我同志……

章書記：現在还没走在一条道上，同什么志呢？我們不是資本
家掌柜的，你也不是花錢雇来的伙計！参加祖国建設，
要凭一顆紅心，不必討价还价，看来你的风还没整
透……

程天煥：（突然被說火了）噢！你是干什么的？我們跟厂长在談

話，你插什么咀！真是不識好歹！……

工程師拦住要冲上去的程天煥，章書記默然地笑了。

章書記：（熱情洋溢地緊緊握着工程師的潔白的手）哦！工程師同志！
我們歡迎你啊！

工程師：（被一雙沾滿黑土的、有力的手緊緊攪着，感到不習慣，但依舊應付地）謝謝你，這位工友同志……

林海泉：（趕着介紹）這是我們的縣委章書記……

程天煥：（愕然）什麼？章書記？

工程師：（覺得很失禮地）哦！章書記？！哦……省工業廳長跟我提過你！沒有想到在這裡碰見您！真是巧極了……

章書記：（對程）你還堅持要走嗎？

程天煥：（困惑地）我？（抬起眼皮看到章書記一雙亮晶晶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低下頭，坐在石凳上，無語）

章書記：（豪邁地）你們兩位認為我們在這座古廟里辦大鋼鐵廠是件新鮮事麼？不！煉鐵這事說起來我們有傳統！（指點着）你們看，這座仇猶天子廟，那座山上的古礪堡遺迹，過去這一帶是金沙灘古戰場。遠在三千年前，春秋戰國時候，有一個仇猶天子，就在此地方煉過鐵。後人還給他修了一座廟，紀念他。不過他煉鐵，造兵器是為了打仗；而我們今天煉鐵煉鋼是為了和平建設，也為了保衛和平。

工程師：（激動地）章書記！這是很生動的一課啊！既然古人都在這煉過鐵，我們今人為什麼不能呢？

章書記：（堅定地）今人更應該勝過古人！

工程師：對極了。章書記，我們怎麼開始呢？

章書記：工程師，現在我們迫切需要礦石，請您來，就是要在這大山中幫我們查清礦石情況……